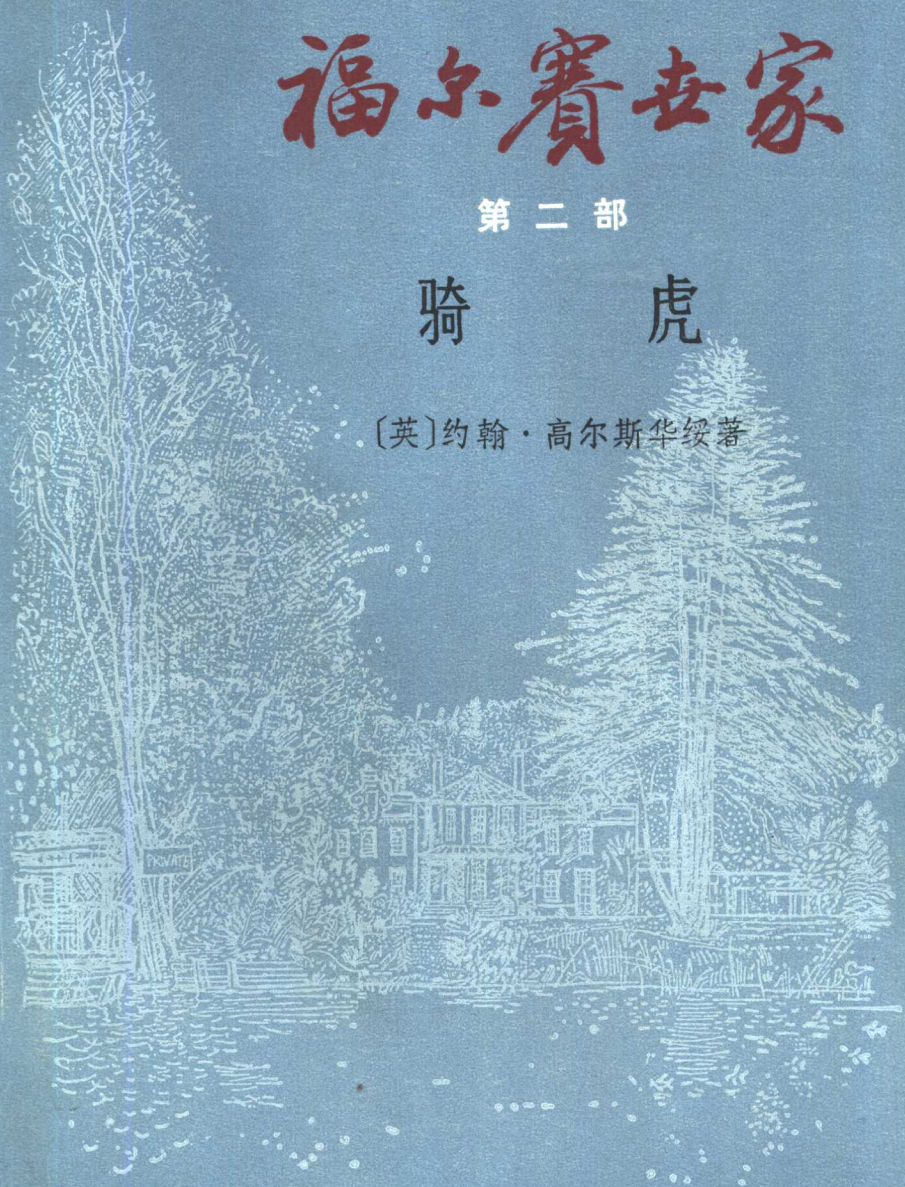


福尔赛世家

第二部

骑 虎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福 尔 赛 世 家

第 二 部

骑 虎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 煦 良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John Galsworthy

Forsyte Saga

In Chancery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51 年版本译出

福尔赛世家

第二部

骑虎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59,000

1978 年 2 月新 1 版 197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书号: 10183·15 定价: 0.96 元

第 二 部

騎 虎

有两家門第相当的巨族，

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爭。

——《罗米欧与朱丽叶》

目 次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在悌摩西家里	2
第 二 章	一个名流的下台	14
第 三 章	索米斯打算解决	28
第 四 章	苏荷区	35
第 五 章	詹姆士疑神见鬼	43
第 六 章	不再年轻的乔里恩	50
第 七 章	少男少女	62
第 八 章	乔里恩当起委托人	69
第 九 章	法尔知道了	78
第 十 章	索米斯迎新	89
第十一章	又访旧	95
第十二章	在福尔赛交易所里	102
第十三章	乔里恩看出自己的处境	117
第十四章	索米斯发现自己要什么	124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第三代	130
第 二 章	索米斯去试探	142

第三章	看望伊琳	153
第四章	福尔赛家人最害怕的地方	161
第五章	乔里当起裁判	171
第六章	乔里恩心挂两头	181
第七章	达尔第告达尔第	187
第八章	挑战	200
第九章	詹姆士家的晚餐	207
第十章	伯沙撒之死	215
第十一章	悌摩西辟謬	220
第十二章	偵察的进展	229
第十三章	“我們又見面了!”	236
第十四章	外国风光之夜	248

第 三 卷

第一章	索米斯上巴黎	254
第二章	蛛网	262
第三章	里希蒙公园	267
第四章	河那边	276
第五章	索米斯发动	278
第六章	夏日	282
第七章	夏夜	290
第八章	詹姆士在等	294
第九章	出网	299
第十章	一个时代的消逝	309
第十一章	疲倦的兴致	322
第十二章	一个福尔赛的诞生	330

第十三章	告訴了詹姆士	338
第十四章	他的	344

插 曲

覺 醒		350
------------	-----------	-----

第一卷

第 一 章

在悌摩西家里

人的占有欲是从来不会停止不前的。福尔赛家人总認為它是永远固定的，其实便是在福尔赛族中，它也是通过开花放萼，結怨寻仇，通过严寒与酷热，遵循着前进的各项規律；它而且脱离不了环境的影响，就如同馬鈴薯的好坏不能脱离土壤的影响一样。

英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历史家，到了适当的时候，将会形容这一个相当急剧的变迁为：从一个心安理得、自我約束的地方保守主义进至一个更加心安理得、然而不大約束的帝国侵略主义——換一句話說，整个国家的占有欲都在发展着。因此，福尔赛家也同样在向前发展着，就象是亦步亦趋似的；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在家族内部也在同样发展着。

一八九五年，福尔赛家那位出嫁的老姑太苏珊·海曼在七十四岁的低龄——簡直低得滑稽——追随了她地下的丈夫，并且举行了火葬；奇怪的是，这件事在六位在世的老一辈福尔赛中，簡直沒有引起什么震动。所以这样冷淡，有下列的三个理由。首先是老乔里恩在一八九二年过世时，几乎没有怎么声張就在罗宾山落了葬；这在福尔赛族中是第一个拒絕归葬高門山

祖坟的人。一年前斯悦辛的葬礼举行得那样十分得体，因此，老乔里恩的这次葬礼在倫敦灣水路梯摩西·福尔赛家中更引得議論紛紜；在这个福尔赛交易所里，那些族中的閑是閑非仍旧在集中傳播。各种意見都有：裘丽姑太表示惋惜，佛兰茜贊成；而且直言不諱地說：“把高門山那些烏烟瘴气的玩意一古腦儿丢掉，真痛快。”的确，自从那一次乔里恩大伯的孙女琼和小波辛尼訂了婚，后来小波辛尼又和索米斯的妻子伊琳发生一件离奇而可伶的恋爱之后，乔里恩大伯显然在存心和族中人作对；他一生向来一意孤行，現在，在他們看来，未免有点越出常軌了。当然，他那一点点哲学味儿本来就很容易从福尔赛主义的层层束縛中掙脫出来，因此，他們多少也料到他会葬在一个陌生地方。可是，这事整个說来有点突兀，而且等到他的遺囑內容在福尔赛交易所里成为流通的貨幣时，更使这个部落的人全都大吃一惊。从他的全部财产中（一共是十四万五千三百零四鎊，負債三十五鎊七先令四辨士），有一万五千鎊，“亲爱的，你想想看，他当真的留給了哪一个？留給伊琳！”就是索米斯出走的老婆；这个女人簡直沾辱了福尔赛的家声，而且——尤其令人不解的——和他沒有一点血統关系。当然，并不全部給她；只是动利不动本——終了她的天年！虽說如此，总是不象話；老乔里恩本来在族中是被尊为完人的，这一来可完蛋了。苏珊·海曼在俄金^①举行葬礼所以沒有在族中引起什么震动，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整个說来比較普遍，也比較冠冕。原来苏珊除掉坎普頓山住宅之外，还有一块空地（是海曼临死时留給她的），就在倫敦边界过去不远的汉斯^②那边；据大家知道，海曼家的男

① 塞萊的一个小鎮，火葬場所在地。

② 即汉普州。

孩子所以能够成为那样好的骑手和枪手，都是由于这块地的緣故；这在他們当然很好，而且也是大家信得过的。既然在真正的乡下有那么一块地，好象連她遺体的分散多少也說得过去了一一不过，她怎么想得到举行火葬的，他們可弄不懂！訃文照例发出，索米斯和小尼古拉都下去送殯，而且遺囑按說也是令人滿意的，因为苏珊本来只能动利，不能动本，所以财产毫无周折地就归几个儿女平均分配了。

苏珊的安葬所以沒有引起震动的第三个理由是 最 最 普 遍 的。那个臉色蒼白、身体瘦小的尤菲米雅說过一句大胆的話，可以概括大家的意見：她說：“我觉得人就是死了，也有权利处理自己的遗体。”以尼古拉那样一个老牌自由党，^①而且是最最专制的，他的女儿竟会說出这样的話来，真是駭人。自从一八八八年安姑太逝世之后——那正是索米斯做丈夫的权利在搖搖欲墜的时候，終於鬧得那样不可收拾——世情的变化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当然，尤菲米雅說的是孩子話，也沒有見過世面；原来她虽則是将近三十开外的人了，仍旧姓福尔赛。可是，种种理由除外，她这句话无疑地表現了自由原則的擴張，也表現了要把占有的中心从別人那里分散并且轉移到自己身上来。当尼古拉从海絲特姑太嘴里听到自己女儿这句话时，他破口大罵起来：“这些老婆跟女儿！她們的自由永远鬧不完的。我早就知道那个‘杰克逊’的訴訟事件，会搞出事情来——那样乱引用人身保护权。”当然，他对于已婚女子财产法案^②到现在还没有能

① 英国自由党一八八五年因爱尔兰自治問題而发生分裂，一部分参加保守党内閣的称做保守自由党人，尼古拉即属于这一派。

② 英国于一八七二和一八八〇年才通过女子财产法案；在这以前，女子結婚后其所有财产即归丈夫所有。

完全释然；如果不是因为他在这条法案通过之前就结了婚，他就会遭到很大的麻烦。可是，事实上，在那些小一辈的福尔赛中间，那种对别人占有自己的反抗是无可否认的。这种殖民地自主的倾向，一直都在发展着，而且令人不可解的，这恰恰就是帝国主义的先驱。那些小辈现在多数都结婚了，没有结婚的只有下面几个：乔治仍旧死钉着德孚酒店和伊昔姆俱乐部；弗兰茜在采尔西区金斯路一家音乐室里从事她的音乐事业，仍旧带他的“情人”上跳舞会；尤菲米雅住在家里，终日埋怨着尼古拉；还有那一对“德罗米欧哥儿俩”，海曼家的加尔斯和吉赛。第三代的人丁还不多——小乔里恩家三个，维妮佛梨德家四个，小尼古拉家倒有了六个，小罗杰有一个，玛丽安·狄威第曼有一个；圣·约翰·海曼两个。可是余下十六个结了婚的——二房詹姆士家的索米斯，莱茜尔和茜席丽，四房罗杰家的欧斯代司和汤姆士；五房尼古拉家的亚其；海曼家的奥古斯特和安娜蓓儿·斯宾德——这些房分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生育。

就是这样，在老一辈的十个福尔赛里面，生下了二十一个儿女；可是小一辈的二十一个人里面，到现在才只有十七个后裔；而且看上去，除掉自不小心再添上一两个而外，大概也不会更多出来。一个研究统计学的人很可以从这上面看出人口出生率的升降是和你投资的利息成比例的。十九世纪初期的杜薩特大老板福尔赛祖父的年息是一分，也就是十厘钱，因此就生了十个儿女。这十个儿女里面，四个没有婚嫁的除外，把裘丽姑太也除外（因为她的丈夫席普第来斯·史木尔几乎才结婚就死掉，所以当然不计在内），平均每人拿到四厘钱到五厘钱的利息，因此生的儿女也是这么多。他们生的二十一个儿女现在只净拿三厘钱了，因为他们父亲把产业留给他们时，为了逃避遗产税起见，

大都把來捆在公債上；這些兒女里有六個生了兒女，一共是十七個，每一房恰好是二厘又六分之五。

生殖率這樣低也還有別的原因。他們都不大信得過自己賺錢的能力，這從維持開銷上說也是自然的；同時，他們也知道自己的父親一時不會死；這些都使他們謹慎起來。一個人有了兒女可是沒有進項，生活起居的標準就必然要降低；兩個人的飯是不夠四個人吃的，如是類推——還是等一等，看看老头子的情形再說。還有，一個人能夠想到度假就度假，沒有任何妨礙，也是好的。所以他們寧可全部享有自己，而不願意享有孩子，這正合得上當時新興的所謂“世紀末”風氣。這樣做法，不但毫無後顧之憂，而且還可以買一部汽車。事實上，歐斯代司已經買了一部，可是車子頗得厲害，而且軋掉了他一只上犬齒；所以還是等這些車子走得安全些再說吧。目前，孩子可不要再有了！連尼古拉都在收篷了，原來的六個孩子不算，整整三年來就沒有生過。

這一切都是徵兆，表明了福爾賽家族的衰頹，或者說，這個家族的解体；不過情形還沒有達到嚴重的程度，因此，當羅杰·福爾賽在一八九九年逝世時，這一家人並不因此而沒有重新集合。那一年的夏天非常明媚，福爾賽家人有的到國外去，有的上海邊去度夏；當他們差不多全都回到倫敦的時候，羅杰突然在他王子園自家的房子里斷气了；這種死法也頗有點他在世時那種獨出心裁的派頭。在梯摩西家里，就有人悲哀地說：認為羅杰在飲食上一直就是放任自己——举个例子，他不是什麼牌子的羊肉都不吃，只肯吃德國羊肉嗎？

雖說如此，他在高門公墓舉行的殯禮仍舊是盡善盡美；送完殯之後，索米斯幾乎不由自主地向灣水路他的叔父梯摩西家走

来。那些“老古董”——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都愿意听他談談出殯的情形。他的父亲詹姆士已經八十八岁了，自知吃不消送殯的劳頓；悌摩西本人当然照例不去；所以，老弟兄里面只有尼古拉一个人参加。虽則如此，送殯的人还是不少；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一定愿意听听。在这种好心腸里面，索米斯显然也还夹有一些别的企图，那就是使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能捞点同情回来；这是福尔賽家人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每一个国家里面那些健全的組成部分的主要特征。索米斯的父亲过去也有这种习惯，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去看望住在悌摩西家里的那些姊妹，一直到八十六岁，人已經神志不清，沒有爱米丽照应就不能出門时，方才停止不去；因为帶了爱米丽去是不成的；当着自己的妻子，一个人怎么跟人談得了話？索米斯来灣水路悌摩西家里，談談族中的一些事情，无非是奉行自己父亲的习惯；他跟过去的詹姆士一样，几乎每星期天都抽空去跑一趟，在那間小客厅里坐上半天。小客厅里的布置已經被他按照自己的艺术眼光——那当然是沒有問題的——改变了不少，摆了許多他認為还不够自己严格标准的瓷器；另外至少有两張不大靠得住的巴比松派油画，是他在圣诞节送去的。他自己在收集巴比松派画家上着实捞了一笔，近几年来，已經改收馬里斯昆季①、伊斯拉尔斯②和毛甫③了，而且希望捞得更多些。在他現在住的靠近买波杜倫④那所沿河的房屋里，就有一間画廊，挂的真是漂亮，而且光綫也非常充足；倫敦的古董商人哪一个不熟悉！偶尔逢周末招待客

① 指十九世紀荷兰画家馬里斯三弟兄。

② 約瑟夫·伊斯拉尔斯(一八二四——一九一一)，荷兰风俗画家。

③ 安东·毛甫(一八三八——一八八八)，荷兰风景画家。

④ 近牛津的小鎮，在泰晤士河上游。

人——那是他的妹妹替他張羅的，有时候是維妮佛梨德，有时候是萊茜尔——這間画廊在星期日下午也很可帶領客人看得。他虽則卖弄自己的收藏时，不大多說話，可是大都能使那些客人非常佩服他在收藏上那种不声不响的毅力；他們能看出他的声望并不仅仅基于艺术上的好恶取舍，而且还有一种本領，能够預測市价漲落。每次他上梯摩西家里来，他和古董商打交道上几乎总有点小小的胜利可以告訴大家；他的两个姑母就会来上一大套恭維，替他得意，这个他也非常愛听。今天下午他的兴致也很好，不过是为了別的原因。他穿了一件参加罗杰殯礼回来的深顏色衣服，非常整潔；衣服的顏色并不是純黑，說实在話，叔父总不过是叔父，他从心里面討厌表現得过分哀痛。他坐在一張鑲花的椅子上，头高高抬起，凝望着用灰泥鑲了金边的天青色牆壁，看得出很沉默。不管是不是因为送殯回来的緣故，总之，今天下午，他臉上那种特有的福尔賽相貌看上去非常順眼，一張长长的臉，凹臉心，下巴如果不是长了肉的緣故，就会显得特別大；整个看上去，就是下巴，然而，一点不难看。他比平时更加感到梯摩西庸碌到不可救藥，感到这两位姑母还是維多利亞中期的灵魂，簡直可怜。今天他只有一个題目要談，就是他在法律上还没有离婚的問題；但是說不出口。然而這個問題在他的脑子里显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这种情形只是今年春天才开始的；从那时候起，他就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愿望，是这个愿望慫恿着他采取行动，而他滿知道，以一个四十五岁的福尔賽来做这种事情，簡直近于荒唐。近年来，他愈来愈感觉到自己“发”了。那一年，他想到在罗宾山造房子时，他的财产已經很有可觀；不幸的是他和伊琳的婚姻最后就毀在这所房子上。在这十二年孤独的岁月里，他几乎是一心放在盘財上面，此外什么事都不管，因此

財產的增加達到驚人的速度。他現在的身價足足在十萬鎊以上，然而，偌大的家財卻沒有一個人可以託付——這一來，他那種近似宗教式的孳孳營求就變得漫無目的了。就算他干得不怎么起勁，錢也是會賺錢的；敢說他還沒有怎么样時，就會有十五萬鎊的財產。在索米斯的性格里，家庭觀念、兒孫觀念本來一直就很強烈；過去由於受到挫折而潛藏起來，可是現在到了這個所謂“壯年”的時期，這些思想又蠕動了。近來更由於受到一個女子的絕色吸引，嗣續觀念變得更加具體，更加強烈，簡直使他一腦門子都只有這一件事了。

而且這個女子又是個法國人，不大会昏了頭腦，或者接受任何非法的結合。而且，索米斯自己也不願意考慮這種情形。他在多年被迫的獨身生活中，也曾背地里試過那些下流勾當，而且事後總引起反感，因為他本來就很挑剔，而且生來是尊重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偷偷摸摸的男女私情他決不干。在巴黎的英國大使館來個証婚，加上幾个月的旅行，他就可以把安耐特帶回來，和她過去的身世絕緣；說實在話，她的身世并不太出色，她不過是在自己母親的蘇荷區飯店里管帳；安耐特回來之後，以她的法國眼光和端莊的風度，在靠近買波杜倫的“栖園”坐鎮，一定使人覺得非常新穎。福爾賽交易所里那些人和他沿河一帶的交游一定會傳遍他在旅行的時候碰見了一位漂亮的法國姑娘，又和她結了婚的消息。娶一個法國老婆聽上去很有點浪漫氣息，而且神氣。不！這些他一點也不擔心；可詛咒的是他現在還沒有離婚，還有就是安耐特會不會要他的問題；這件事，在他還沒有能給她提供一個明確甚至光耀的前途之前，他是不敢嘗試的。

在他姑母的客廳里，他對那些照例的問候只是模模糊糊地聽見：他親愛的父親可好？不出門嗎？當然嘍，眼前天氣正要轉

凉了。索米斯可得記着告訴他，說海絲特用冬青叶治她的肋下痛很受用；每三小时敷一次，事后再用紅法兰絨貼上。他能不能尝一下她們做的蜜餞李子，只来这么一小罐——今年的李子真鮮呀，而且吃了非常之补。哦！談到达尔第他們——索米斯可曾听說亲爱的維妮佛梨德跟蒙达古鬧得很不开心？梯摩西認為应当有人給她撑撑腰才是，据說——不过索米斯可不要完全相信——蒙达古拿了維妮佛梨德的一部分首飾送給一个烏七八糟的跳舞女人。亲爱的法尔現在剛要进大学，这件事情对孩子的影响多坏。索米斯沒有听說嗎？是啊！可是他得去看看他的妹子，馬上查点一下！依他看来，那些波尔人^①会不会真的抵抗呢？梯摩西为这件事情很着急。公債的行情很高，他捆在公債上的錢又是那样多。依索米斯看，一有战事发生，公債会不会跌下来？索米斯点点头。可是战事很快就会結束的。要是不結束的話，梯摩西可真糟了。索米斯的父亲这样大的年紀听见这消息当然会吃不消。可怜的罗杰这次总算幸免了，不必担惊受怕。談到这里，裘丽姑太用一块小手絹擦去一大滴正要爬上她左頰那块永恒肉球上的眼泪；裘丽姑太的臉頰已經十分蒼老了，可是她却在回想着亲爱的罗杰和他一切独出心裁的玩意儿，以至于

① 波尔人是十七世紀殖民非洲的荷兰人后裔，在非洲根生土长已有多代，并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十九世紀初，英国开始侵入南非，以武力侵占了波尔人的土地。一八九七年，德兰士瓦与橘河自由邦成立联盟。当时波尔人和外地人（波尔人这样称呼英国人）的关系日趋紧张，英国当即派遣軍隊到德兰士瓦。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要求軍隊撤退不遂，即联合橘河自由邦向英国宣战，即所謂波尔战争，或南非战争（一八八九——一九〇二）。英軍死伤甚众，但結果荷兰人在南非的殖民地完全为英国吞并。